

御批通鑑輯覽

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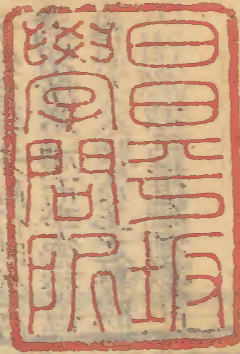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八 五 函	二 一 九 三 號	漢 書 類
四 冊	六 四 架	



漢書門類		
二 一 九 三 號	一 八 九 函	六 四 冊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32)
函號	285 16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一

唐

宣宗皇帝

淺草文庫

丁卯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三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

事盧商字為臣范陽人與御史中丞封敖字頊夫冀州蓆人疎

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字存之扶風人奏曰官典犯職及故

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

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

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宜如植奏

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于時。李德裕不之重。及是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

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蕭氏崩。諡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

字子直。楚之子。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

惟山陵使長而多鬚。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也。

日。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

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

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賊罪。盜用官錢。彊取所部

百姓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

藻。字衮華。武城人。李稠。晉江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

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

納。訟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鞠之。奏狀如汝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為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親人討顧。我手聲灑。漸數語。

剛刻巧為排擯。而宣宗猶忌寡恩之失。有不止于矯枉過正者矣。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冤。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殺。且罪及推劾之人。徇門戶而專威福。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所斥。乃以為之訟。自得名譽。能欺有真識者哉。

納言。于是貶德裕潮州司馬。有丁柔立者。方德裕秉政時。或薦其清直。可在諫官。德裕不能用。至是。柔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德裕竟卒。于貶所。

戊辰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命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比求致太平。當以

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

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日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

卷。實于案上。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

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

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為樞密。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字子藝。貴之子。為判官。及為樞

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

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

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諡懿安。葬景陵側。

太阿不可倒持。宰相安得有權。李唐中葉以後。威柄下移。政府擅竊。成風。恬不為異。雖以周墀。顛直聞章。謬語尚爾。悖然移人。不可懼矣。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自徵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皞中其怒。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令後咸通中。皞復爲禮部。伸宗。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之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知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瘡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

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

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鄭

顯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

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子直方為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忍喜遊獵軍中將

牙將周繼為留後明年繼卒軍人復立張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程之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

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蒙

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

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末藩鎮親軍多謂尤甚屢

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

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至州秦原安樂七關石門驛藏制勝石峽

府界涼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

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安樂州為威州河隴

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

唐自肅代以後河西隴右
甚沒吐蕃及是雖因藉亂
請降版籍徒隸疆藩而田
稅未歸可計則所云克復
者亦虛有其名而已

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濫池。

唐縣。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州。鹽利。靈州有大。小二鹽池。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

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棕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諡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

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號。以

昭功烈。

庚午。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贇有力焉。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

族。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

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字相之。盈之孫。同平章事。既而馬

植貶。魏扶復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告。武城人。及綯相繼為相。

于是年六月先相。

辛未。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

舟。達潤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

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為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為邊患。上頗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

妄誅殺虜不勝憤怒。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為平夏。居山谷者為南山。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

白敏中為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軍于寧州定遠城。見前。

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

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

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

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制以党項既平。罷敏中都統。

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恐熱擊尙婢婢。遂掠河西。五千里間。皆成赤地。既而所部以

其殘虐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于唐

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

遣還。恐熱怏怏而去。眾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

詳見前。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

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

時人重之。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人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一旦帥眾被甲。謀于州門。唐人皆應之。

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

河岷廓十州。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餘注俱見前。至是遣其兄義澤奉圖

籍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于沙州以義潮鎮之。

壬申六年春二月。雞山胡三省注。在蓬果二州之界。蓬果二州注俱見前。羣盜寇掠

果州。刺史王贊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胡三省注。謂東西詔川及山南西道。

至鉉劉潼之言。扭于息事。寧入而不達于政體。夫妖賊恃慢。猶非勦滅不足。

以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字子因。晏兄子。招諭之。潼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贊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以中國威若徒藉口于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贊弘偏師直入一鼓成擒。公庶初無難變之勢。果何憚而深為耶。

以中國威若徒藉口于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贊弘偏師直入一鼓成擒。公庶初無難變之勢。果何憚而深為耶。

以中國威若徒藉口于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贊弘偏師直入一鼓成擒。公庶初無難變之勢。果何憚而深為耶。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丹陽人。鄭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

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誠字存之。構從曾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

誠論邊事。誠援今據古。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收。近

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既而誠招諭党項。平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

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恃宦。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

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

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誅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日。餘人。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李璋。字仲禮。絳之子。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

子。則朕遂為閒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字可之。關東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

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

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藉息

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

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

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仍嚴禁私度。

裴時君已皆屬可鄙可矣

天下與人身為天下

高人難所為遲遲而不致

自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

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為奇

貨且以其子為他人又安

能有為天下得人之志乎

善考以忠臣自負者莫不

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傳教

之為急務此無他蓋半由

於懷儲盜襲人言而不知

世移半出於貪邪欲圖後

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若因選

賢教之即得賢則堯舜早

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
其不可者固不足論即有
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
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
之蹟豈章可考也則何如
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
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
亟亟以冊立者實所以保
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
起紛爭蓋慮置得立雖不
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
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崩
厥之患茲故悉而論之以
破干祿之惑

僧尼從之。

西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
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
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又計二萬
餘緡權酷二百七十萬緡入萬餘緡鹽利

戊

先是左補闕趙蕤以日食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

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闕中

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

字表麟
僧儒上

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
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
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
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
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
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

唐縣宋省故
城在今陝州

怒餅墨鞭驛吏見血少逸

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
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倖

宣宗於唐季世中尙可謂

方操斷制者故大中之初
宦官不至肆行使於其時
善為拉駁盡離羣鬪兵柄
何至復有大和之變乃僅
與一二侍臣蒿目咨嗟所
謂策室道謀軍將何濟且
衣緋衣紫於朝臣豈服尚
兩斤斤而宦者則視同罔
有威柄何由自主乎

人君體察下情特權循績
未嘗非激揚吏治之一端
然亦須核其平時實效以
為進退若僅以佛祠百姓
禮留信為賢令安知非巧
吏授意其下點民責諛其
上耶後世守令去任門帖
路碑幾成習套使概以輿
誦為可據轉致公道隱而
不彰其不為白居易道旁
德政碑之識者幾希矣

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
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
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未
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襪衣紫則相與為
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
日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子盡矣宦者竊
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
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令為誰曰李行言

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謂北軍索之竟不

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尋除行言刺史入

謝上賜之金紫取在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

為留後紹鼎尋授節度使二年而卒軍中立其弟紹封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

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

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

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眾始知之上聰明彊

獄史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

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

澳纂次州縣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
可為不懲擊別之弊而轉
之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
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
薪救火而何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
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逐弟建之子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

注見刺

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

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

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勅鹽鐵補塲官仲郢上言醫

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塲官

賤品非特勅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

曰卿論劉集事甚佳

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三十

緡而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內園使李敬實遇朗不避馬助

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

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橫絕謂橫度而過剝色褫其服色也南牙注見前

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

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手法上曰鄭光其

豪貴惡鄉土最為竊賊
害民况輦轂間豈容恣橫
若富族抗租不聞勢將獨

於貧戶取盈其弊更不可
究極濼澳執械莊吏請置
於法按律正無可道乃宣
宗不但不治鄭光庭之
罪且為好吏宛轉憐之
稱大中朝用法無私然
其然哉

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耳臣
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
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為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

祇德先為江西觀察使以顥尚主通顯固

求散地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與顥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

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劇務遂

以為秘書監

十一月册回鶻虎特勒為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為婚姻會昌後臣遽加殘

滅近聞已罷歷

即歷

今為可汗尚寓安西

回鶻前為黠戛斯所虜遺

帳居山林間稍歸

特勒特勒

俟歸牙張富加册命至

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册拜可汗

端章在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後回鶻復屢求册

命乾符初遣使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盟未所敗逃

詔議其類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

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何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

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

讓

漢書曰是為貪位者下之然為臣者感激自效當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待達之知乃沾沾以能攻于進恐於他人之疑為說其特對揚自炫名高其明云爾即時事又非說之而誰傳之

十二月以崔慎由字敬止融元孫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穎字啓之梁長孫

王訖世孫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穎所判度支應罷

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各付學士院仍罷

判度支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

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仲鄂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

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

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各位所致耳遂出鎮河

陽

三月魏謩能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上風意

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議事上前他相要曲規

諷魏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有祖風我心重

之然竟以剛直為合狐緇所忌而出之

利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謩既出鄴遂相尋罷判度支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一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詆諧頗

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

預朝政邪曾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善諧詞有寵後人繫獄宋工為請曰程

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昔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上軒轅集于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播弟起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闢芳音芳木為柵徐昭文曰交趾有中國棟木最耐久如深植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其魏項之南蠻大至去賊半日式意思安州遣譯諭之中其要室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

千都護中。總贏兵。式杖而黜之。

以劉瑑字子仁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壘今當循。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濫以品流為先在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卒。

上欲御樓肆赦命狐。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于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

魏晉以來分別流致清濁混淆深為風俗人心之害至唐而其弊始革慎由轉欲援引陋習為致理之資無識甚矣

慎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光弼之孫為節度使討平之。

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字至老素之裔上命李

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字思道儉封從父弟

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

門而返收授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同平章事。

崔慎由既罷孜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哀之。

六月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通鑑考異曰涿或作琢新書有李涿傳聽之子也不公曾為安南都護

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琢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

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上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蕙。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觀察使湖南都將石戡順等

都將毛鶴等逐及是宣州復亂都將康全右補闕張潛

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畧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

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上減

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

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標掠又發兵致討費

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

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上嘉納之已而崔鉉以淮

湖廣使亂軍平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遣兵討平

湖南韋宙為江西觀察使以山南兵討平江西徐商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二 唐景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二 唐景皇帝

字義聲有
功五世孫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唐置今福建建寧府是刺史

延陵 辭上曰建州云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

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貶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

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日合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

必令至京師而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為鄭州刺史使

其道近者送迎之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上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百官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左寒綯汗透重衣上臨朝接

對羣臣如賓客離于口近習未嘗見其有容每宰相

君子不惡而嚴乃尋常世
故通論不可以語朝廷賞
罰之正綱以宰臣庇私人
而格詔命此何等事而僅
以微文刺譏之汗下可
乎其綱子以勉勵攬

明

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

可以問語矣因問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

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

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

汗沾衣也李遠字求古蜀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又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恩微倖上驚曰如

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

嘆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

對宰相則伸不論尋拜相

同入對

已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字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

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

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卒謙而逐之止以

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灌即位

是為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二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

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元伯等藥疽發于背宰

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

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

為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出左軍副使兀元實謂曰

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中尉何不一見聖

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

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

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灌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

字殷衡元

穎弟子

同平章事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瀉頗招權受賄

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文選羣蠻子弟聚

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

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僉人浸多杜棕奏滅其數南詔
豐祜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祜死子曾龍立朝廷以
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曾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
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

孫誦曰裘本仇氏因避仇改作裘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

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

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

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

漢縣宋改曰嵯今屬紹興府開府庫

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

見卒不滿二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于是

諸盜雲集衆至三萬人帥有謀畧者推劉晔平曠勇力

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天

聲震中原

葬貞陵

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司馬臣光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

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

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賀善贊曰宣宗勵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已往往有

可述者然嫡母以賤味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早

深病之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

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唐制凡朝會文官

西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

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
 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
 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
 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無
 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
 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注見前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
 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
 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式
 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散也式與
 非汝所知或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
 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為于是罵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勝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
 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迎敗先是式除書
 劉聯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據府庫遣兵不樂
 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統江必有賊者道
 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使謀
 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在說甫曰劉使謀
 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據險排海急則
 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不決及是戰敗唯曰曩
 從吾謀寧有此因邪取略等進士數人悉斬之式謂諸
 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
 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
 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
 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軍斷其後遂擒之
 式斬晁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
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唐懿宗皇帝

王式當一漸積疲弊之後
後整頓成行勅中察會可
謂不孤任使所論撥給軍
食不廢烽燧二事亦能終
始於所未及至以備卒為
候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
雖不專于戰鬪而深入敵
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
者所能辨且情若若未見
面目誠張大其事以告豈
不搖動軍心反致微事平
是雖偶中一時不可為
軍行成法也

德裕乃在門戶標榜
至其...
足觀其非會稽諸大生
可此身後即贈何不少譽
德裕之意第則以建
言為父報答私恩豈宗
是代莫火燭燭燭
為訓

而遠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餓人吾給
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
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救兵也今兵
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備卒為候騎
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於謀利兵過敵且量
力而關死則賊至不知百拜日非所及也先是

上每以盜賊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
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
悉力謂當盡力應辦故式所奏無不從用是能成其功已而改罷相以

平章事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
戶固須剪滅亦可闕傷望收州縣稅外科率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鄩字漢藩句容人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

效竄遂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且賜哀憫贈以一官
從之鄩父三復以文章受知于德裕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考咸通初南詔再陷交趾在是年一在四年綱目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鄩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鄩越境收取
播州大中十三年陷南詔非安南巡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羣蠻導引南詔

乘虛攻交趾陷之鄩奔武州唐書地理志邕管所領有武州後廢省明年

鄩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鄩失守坐貶以
王寬為經畧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初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

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
延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李蒙

為經畧使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往城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邕州注見前左右江南寧江上源之左右江也明史地理志南寧府鬱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交趾界流合焉其合處曰合江鎮考左右江之各始于唐時蓋指南寧江上流之三江而言今則以南寧之大江為左江柳州之黔江為右江段文楚秀實孫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言微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棕出

斜封文書以授棕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鄜王監

國奏也曰當請宰相無各在當以反法處之棕曰此非

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于延

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棕謂兩樞密曰內外之

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

斜封誅譴宰臣其出謂入指使不問可知然既悉其奸正當延英面請以懲不軌庶幾有裨初政乃以中尉樞密得不自憂為言與願慮手滑者何謂停侯何此豈大臣之體

豈得遽贊成殺宰相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

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正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

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策過之于途馬上嗚則眾棄之建州進士葉承晉

相揖因之謗議誼感沈廢終身其不相說如此

秋九月以孟穆為南詔詔祭使

杜棕上言南詔疆盛盛四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

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

名謝恩然後遣使慰祭全大體止從之會南詔寇嶺州遂

不行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茶襲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畧使王寬累表告急朝廷以襲代之

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
勢既成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忘于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
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傲上疏言之曰
元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
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下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
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入瘼
度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
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
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

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
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
伺隙不可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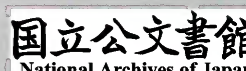
脩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
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
為軍士所逐既崖州
司戶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
刀雕

旌門槍拔馬等七軍常令
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

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
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
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
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



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救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魏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為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救發荆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方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

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

關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南詔兩陷交趾所殺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

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

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游宴無節

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閣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

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字敬辭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

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詔以承

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發之弟。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敘宗相結。故得為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為鎮海節度使。悰為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掌朝會贊引。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

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

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

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為興元少尹。拾遺劉蛻為

華陰令。

初詔以令狐滈為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

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緇用李冢為安南。致南

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緇執政時。人號滈自

衣宰相。滈亦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東官。官秩正七品。至是。緇

為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婁三星。魯分野。長三尺。司天監掌天文。秩三品。奏按星經。是

名含譽。瑞星也。音書。天文志。瑞星。三日含譽。光曜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于是

羣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彗者謂之彗。實說者謂之。彗由是觀之。則其為。然。彗固已無定。然世之。謂。彗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回不足。謂。即。亦。應。慎。之。于。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

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

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

濠棚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

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繼而

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

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

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字千里崇茂孫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頓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其功掠美親昵皆騰鷹鷹而首請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

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

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寇氏人同平章事

孜復出為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

三十六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聞人宣猷先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

其先龔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諡孝明葬景陵之側附于別廟

丙戌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既而朝廷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晔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老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進接。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駢至南定。漢日南郡。唐置漢。麓南。峯州。冷縣地。蠻眾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統軍不

進。上怒。召駢詰闕。以王晏權。智興子。代之。是月。駢復大破

南詔。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感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懼。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後收以受賂事發長流驩州賜死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即吐蕃後相所立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始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

可樂賤工而昇以將軍重任節度之濫矣

世太和也事懿宗厚不以其視宣宗欲投廢賢以官圖讓收抄直相去者

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

月陷宿徐州因觀察使崔彥曾慎山從父弟十一月詔遣康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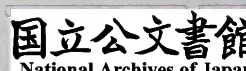
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咸通五年復置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事以軍

由桂至徐數千里其間州鎮以十數乃惟湖南誘輸兵甲山南嚴兵守險此外不聞有一發兵捕勦者時常積玩之餘縱賊不非遂以坐視淪胥而莫之拯蓋唐室之不綱久矣

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湖南監軍誘輸其兵甲助等更出私財造之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不敢入其境乃泛舟沿江東下自浙西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都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促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浙西唐浙西節度治潤州城沿江而下由潤州而上廣陵故云廣陵淮南節度治高郵漢縣明為州今州屬揚州府先是朝廷聞亂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復救崔彥曾慰撫彥曾遣使喻以救意道路相望勛等行及徐城縣名注見前乃言于眾曰吾輩曾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目投羅

網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圖也眾皆呼躍稱善遂于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還將士別置營將彥曾乃數勛罪命都虞候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謂知乃詭道趣符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為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趣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縣



鎮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眾益熾。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

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陸葛。安慶。三部。使

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

眾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渡淮。轉戰而前。時勝不設備。賊眾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晏權兵數退。朝廷以曹翔代之。

新興。鎮名。在歸德府永城北。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隸安徽。和州

泗州。注。俱見前。

初。辛雲京之孫謙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

州刺史杜怡怡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謙詣怡。勸避之。怡曰

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

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

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

李圓攻之。惛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助益發兵使吳

迥代圓進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

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為南北要衝。後因全淮漕注。

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

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唐書作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

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不守。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邪。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

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

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惛亦出兵。表裏擊賊。

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惛亦出兵。表裏擊賊。

賊遂敗走。已而賊陷都梁城。

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

據淮口。分兵南寇舒廬。

北侵沂海。攻陷滁州。

掠和州。

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

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

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以眾追

之。讜方闢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

淮南節度治。

見令狐綯

至潤州。

浙西節度治。

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讜至。審

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

明年正月

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鏢斷淮流。讜募敢死士。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鏢。乃至州。後軍為賊所阻。讜還迎之。揚旗鼓謀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軍乃入。已而讜復帥驍勇四百。迎于湯。賊夾岸之。讜轉戰百餘里。乃得至廣陵。于公館不敢入。家舟載鹽米。以拒之。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合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賊棚之下。以槍擣火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所戰

及得入城。楚州注見前。山在盱眙縣東北。陸路水故亦曰陡山。戰棚。縛木于艦旁。山四五尺。謂之戰棚。火牛。團草以糞。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

字蘊用。京兆人。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

第。廳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

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

寨名。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

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

此鳳陽之柳子鎮也。在今宿州西。

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

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郟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

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令三萬人

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

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

感之于濰水注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襄

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伏屍五十里斬首二

萬餘級初龐助募人為兵人利其剽掠皆斷鋤首而銳

乃驅人為兵殺富室及商旅財十取八九民不聊生始

官軍遇其驅掠厭苦之會自救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由是賊旬與

夏四月龐助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邀

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助守將梁丕斬之助聞之大懼

議自將出戰周重素以才畧自負助迎為上客曰不若遂建大號悉

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助以為然殺彥

曾及幕僚温庭皓庭皓弟監軍郭厚本等初助陷彭

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庭皓見勛曰昨所

敢爾不畏死邪龐助能取徐州何患無人選丁壯得三

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助為天冊將軍助以父舉直

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

于庭助據案而受之先是魏博何全皞遣兵助官軍討賊屯于豐

及是助擊敗之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賊本

所屯賊敗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

助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

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眾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

本魏博軍號自田悅拒命遂削罷之咸通

四年復置天

節度使馬舉代為南面招討使

通鑑不載馬舉官爵

今依唐書帝紀補輯再考康承訓傳舉作士舉又令狐綯傳舉以右衛大將軍代綯鎮淮南吳鎮糾繆以名與

官號紀傳不同莫知孰是今按紀傳原文蓋舉以節度使罷為將軍復出為招討使故紀稱前也至于舉作士

舉乃傳錄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

之訛耳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

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曰皆生

五月陝民作亂遂觀察史崔堯

堯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昇堯指庭前樹曰此尚

有葉何早之有杖之民怒逐之堯走渴求飲民以溺飲

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昇堯揭榜禁之民遂

作亂遂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李弱翁右補闕

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堯諸典

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求

者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竄復之孫五高瓌字瑩之少逸兄元徐商六年

相于琮八年七相繼同平章事真瓌在位皆不久卒商

至是出為荆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瑒作相以宗人

遇之薦為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勝從于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遣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趨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

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自北門出

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屬皆死徐州遂平

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即石佛山在徐州府銅山縣南出承訓引步騎八

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

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

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

其守將而降賊既平張元稔入為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悺為義

成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

謹為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前以赤心為節度

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讓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

國昌尋徙也。鎮振武。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

五代吳改建德。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賊。一

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

自是無敢言者。

庚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為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

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雋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

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雋州以邛州為理所。詔從之。即以師望為節度使。

師望建議。徒利專制方面。其實邛距成都已而南詔驃

百六十里。驍距邛尚千里。其欺罔如此。

信蠻語也。酋龍傾國八寇陷嘉。今四川嘉黎雅見前。州李

之鎮四川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故事南詔

使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以南詔已僭號。欲抗禮。福

怒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謝。李

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定邊將上怒。師望貪

殘欲生食之。陰遣人致意南詔。教使入寇。師望以計免

詔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定邊大困。會蠻寇

至陷嘉州。滂禦之大渡河。諸將結至是西川民間蠻寇

陳將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將至爭走入成都。市里皆滿。人所占地。不過一席許。則戴箕益自庇。城中井為之竭。取摩

訶池泥寸澄而飲之。摩訶池舊在成都府城內今墜。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唐今隸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

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

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為

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

成都。時興元鳳翔接軍已至漢州會賣滂奔漢州自以

以蠻眾多于官軍數十倍諸將皆不敢延漢州唐置今屬成都府越數日蠻合梯衝四

而攻城楊慶復等悉力拒守帥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

人焚其攻具蠻稍卻。蜀人素怯突將利子厚賞勇氣朝

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漢縣今屬成都府慶復擊破

之將軍宋威繼至會戰蠻軍又大敗威遂進軍距成都

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太僕卿

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

受詔約和冀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蠻益

和乎既而蠻屢敗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燒攻具遁去比日官軍

乃覺威飯士欲追之顏慶復忌其功。朝廷使顏慶復救

威乘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

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

復始教築壅壅門城穿壅引水滿之又植鹿角分營鋪

壅門壅門之外別築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鹿角斬木

為之環列于城外以限衝突蠻亦不復來犯矣。西川牙

營士卒所居舖候望所守補官者堂帖人輪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堂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尋遷翰林學士至是纔歲餘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

進消得魏博至全皞傳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為留後成

三世四十二年而滅德節度使王景崇為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乾符初卒子簡為

留後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温璋為振州唐置治寧遠故城在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卒

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

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

自奏之畧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官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

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上覽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

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瞻尋罷為荆南節度使璋貶

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

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

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卻

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

貶梧州刺史鄭畋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

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服玩每物皆

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

舞罷珠璣覆地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

冬十一月以王鐸字昭範播從子同平章事

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保衡緣恩侍

愛厚約其終日不言
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
云云猶暴珍情事所有至
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
所必無矣數百人之首飾
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
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
所云紉之不善作史者形

輔政。以由鐸得進士事之甚謹。然鐸素薄保衡。保衡亦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為宣武節

度使。鐸能相。在十四年六月。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置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

閭里為羣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膠等言。使名雖

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宜有更張。庶為兩便。從之。徐州仍為觀察使。統徐州

泗州。別為團練使。淮南至是復以徐州為節度使。名感

化軍。

卯辛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

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巖出城

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投。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薛能

字大拙。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鄩同平章事。

鄩素附韋。保衡路巖。巖既罷。鄩以禮部尚書相。仍判度

支。

壬辰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允伸疾甚。

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范陽人以兵來會

喪。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京師。詔以

公素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為

韶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韶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

妹也。與琮偕之韶。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

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

不放。郎官除授非人。丞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

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

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

宗迎佛骨。尋宴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

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

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帝第五子。是為僖宗。即位。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河患。民賴以安。入為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字子升鄭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

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

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

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

所由謂督催之吏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儻不撫

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

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貶新州注見前刺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于

在道削官長流儋州注亦見前尋賜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

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听死

之處乃賜收賜死之賜也邊威郭籌皆伏誅初巖自准

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

林也鉉聞之曰路十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二月葬簡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

質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無一善可紀是以

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短之于韋路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爲鄴鳩之也。

以崔彥昭字思文羣從子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明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秉政彥昭輔之頗革前弊彥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畋攜同時並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

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

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

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漢縣今屬大名府

未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邛峽關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寰宇

記關約山據險成都大震驃信遣節度使牛勣書云欲

控扼番夷要害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儒怯

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

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尋以爲節

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

駙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
與福漫信奸術被紙散豆
遂廢軍士之心且停廩省
官復濟以嚴酷致突將
譏亂榜誦既乖大體至我
濫及多人豈其將所為哉

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
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
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
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首
長數十人修復岷岷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
之自是蠻不復入寇蠻之寇大渡河也防河兵馬使苗
景福再戰再勝會蠻發國中兵繼
至其福力戰無救軍遂潰至是高駢責景福失守斬之
賜慶復所募突將以守成都功優給石職駢悉令納牒
停其廩給突將皆憤怨駢好妖術每發兵焚紙畫人馬
散小豆曰蜀人誦法今遣元女助兵軍士唯之駢又停
省吏官刑罰嚴酷由是突將因之作亂大譟入府駢走
匿則謂監軍遣人招渝許復審名廩約乃肯還營駢勝
謝突將而陰籍其名尋使人掩
捕殺之老幼無遺凡數千人
以出令改蜀人本
姓陳氏為中尉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權極
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
令以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帝自備
果實與上對飲唱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
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
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趙隱出鎮浙西在元年
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

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眾萬人
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後裴瓌為浙西節度使密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
人郢收餘眾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裴據。諳從曾孫。
劉巨容。徐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宦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至仙芝陷濮曹州。冤句漢縣。金廢。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入黃巢。聚眾應

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

兵擊之。不利。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罷涉書傳。屢

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之。攻剽

州縣。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士之子。奏蝗不食稼

皆抱刺刺而死。宰相以下皆貧。

又。十月。貶董禹為柳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

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侃為宦者假子。禹上疏論之。語侵

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林氏。為楊欽義養孫。等訴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

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丙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

禦晏等不從。詎譟趣府都將張思恭出城慰諭。然後定

中唐以來。惟元和為最。有
為善。善弱不振。致添鎮
跳梁。亂軍狂瀾。殆無虛日

明廷高日誰何漸成痿痺
之勢胡三省以姑息真之
其說似是而非蓋姑息云
者誰制而不制之謂若唐
室陵夷真是曷昔畏尾自
顧不暇詎止優柔貽患而
已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二

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胡三省曰唐自中葉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彥昭罷為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復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逐張公素而代之至

是茂勳致仕請以軍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唐置後廢故城在寧夏府靈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

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

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怨思亂仙芝尋陷汝州又陷陽武鄭州

覆攻唐鄧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字進之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

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望風

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琢

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二 唐僖宗皇帝 四

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誼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四年春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為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

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諱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

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

入南詔論酋龍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方築成都羅城恐蠻寇驚役又以蠻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倨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帖囑單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諱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曰南詔已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驛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思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驛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各分禮也四者皆合德也可不勉乎驛信待雲虔相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督爽南詔有慕爽掠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

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

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

畋以為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

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

唐置今屬柳州府。

可戶。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改亂

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

聞人宦官楊元倫養子。

遣人說諭王仙芝。仙

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

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

敕以彥璋為將軍。令眾散。以劉秉仁為刺史。彥璋擁眾

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彥璋出

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眾。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

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

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

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元改爲州。今屬

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

者什三四。詔以爲招討使。張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

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

奏曰。自王仙芝。叔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

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

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

毀。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

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

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宜正軍法。不從。至是

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

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

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

康君立。興唐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字德黃。雲州人。

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

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

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

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

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眾趣雲州。行收兵眾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救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隋縣。今屬黃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散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號衝天

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壽又濮。虔。僦

今廣信府。是唐置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

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

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嵐軍。今太原府

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國昌諒託公忠。旋抗朝命。如維情狀。固然。然爾時謀。國者始遇國昌之奏。而後。除防禦使。克用之拒。而即以節度界國昌。庶快。無主早已為所輕。豈得。不釀成跋扈邪。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冒兜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諍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

字希真崔沆字內融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囊錢自隨行施向者每出襪囊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瀆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

注見前黃巢大破之巢逃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

字成庶

拒之巢攻城不克乃

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其將秦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

于戰死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

臨安縣南以石鏡山名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以討之臨安

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錢鏐事始此

十二月朔日雨霖霖一雨。

冬十月西東部義合其持心到大規部義前與李自

黃巢家宣州賊寨劫王鏐賊會將引之巢文如不京也

林少日黃巢家宣州賊寨劫王鏐字如淵引之巢文如不京也

命芝黨冬神人八我總賊西

王少芝翁常賊寨西陣致以高總夫在天下許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己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

彥徐州人畢師鐸宛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白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

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晨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

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

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詔

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

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

張璠將兵五千于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

昭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是。系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系州

陷。置今湖南永州府是。餘注前見前。

其詳張狼獲驢甘難馴其
其詳廣州並非誠于歸順
特以前經取劬聊藉此息
肩且窺朝廷舉動耳探之
理勢俱無可允從彼斤斤
於市舶寶貨者既昧事體
重輕而思以幸府告身相
餉尤為周於料敵又廣南
既陷猶不肯從高駢大軍
趣擊之誤養驢貽患益日
殊一日矣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

州人。為鎮海節度使。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度

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使下不書周寶為鎮海節度使。而書

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明白西川。徒荆南。再授鎮

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

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

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

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

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

人。作亂。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

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

敢出。巢攻陷之。係奔遣尚讓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江

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寇宋亮遂掠申光詔諱

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

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以誘

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

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

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

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

州掠饒今饒州府信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巨容應關外之寄賊方收賊首巨乘正當悉銳窮地以靖伏莽乃怨誅國家負久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晟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曹而遽返賊氛復煽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巨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

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被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由令攷

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

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樂法算至下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關雉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為狀元對曰若遇亮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口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

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商賈

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

田令孜為其兄陳敬

瑄

令孜本姓陳氏昌宦者姓為田敬瑄素微賤為餅師

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

代高駢鎮蜀

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

乞洪州終手教蜀人用終走丸而射之敬瑄因緣令孜

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

得隸神策累遷大將軍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

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

川上令四人擊球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師以為西川節

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瑒鎮興元。

以鄭從讜

字正表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軍屢亂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五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兵益驕

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

字子長崇魯

政會七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世孫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

誅之知張彥球胃方畧本心非欲為亂乃獨推首亂者

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

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

駢能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

啓陳常為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且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與竟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遲如綠水芙蓉之時時入乃目之為小朝廷唐宗八心約妄知明別置置於此可見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

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

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

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

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

宣州。注見前。

道宗正少卿李龜年侍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事具前。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

表以崔澹之議為具。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上命幸。但議之。盧攜

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

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

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

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欲附。後遂以宗女

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寧府。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

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

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不敢出兵。阻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

自彼少可鎮成都。移節
淮浙所向有功。其鋒頗銳
至是乃與賊如虎。則以始
乘機發之。氣尚足有為。遂
其恬功。反覆秘意。橫於中

基以一跌不振如明季
數五始為流賊所備未幾
而日就汨喪首鼠難支識
者觀將材可以知世運矣

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

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巢眾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

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晟悉眾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朔節度使討李國昌

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鞞鞞別部居于陰山鞞當割反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

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

可舉遣兵邀之于藥兒嶺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大破之

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

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

靼後數月赫連鐸陰路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

耶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

入潁宋徐竟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

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

衆人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于朝廷與眾人無預也京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

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

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瑒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

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

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

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簡度使。秦宗權上蔡人為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澠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澠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黃巢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即禁豁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院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

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裴澈休從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于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長慶初李寰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援兵至渭橋見新軍田令孜所募衣裘新鮮大怒掠之更為戒鄉導以趣長

安既入城令孜帥裨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

穆澤壽四王壽王即昭宗餘無考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

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千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

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

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尙讓

賊氛方熾撲之猶恐不熄緩之益致蔓延豆盧瑑之謀即行亦無異揚湯止沸况巢之兇猾更非爵位可以羈縻廣南覆轍尚不足監乎盧攜沮止之未為無益始既不用其言後乃從而歸罪死非其辜不特無恩謀國之忱亦徒貽賊

為太尉命朱温屯東渭橋温礪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豆盧瑑崔沆于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朱温始此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復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斬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皆不海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向未厭唐賊投首無日全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請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者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京兆萬舉兵入援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萬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祁人與戰大破之遂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
有可憐何至望塵降賊真
所謂亂臣賊子也迫困於
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
兵頓藉口於屈節紆恩所
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入援。重榮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巢。既而巢

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

以紆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

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

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絳州，以蕭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

平政事。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請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

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巢遣向護帥眾五萬寇

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

岡，賊以畋書生轆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

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敕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

景思帥之人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

得三萬人屯于寧西。寧西，寧縣之西也。寧縣，注見前。友金因說景思曰：吾

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鞠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注見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鄭延節度使李奉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請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肉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官軍初至。居民譁呼出迎。令其擊賊。是時人心之望。救迫於水火。自宜亟為保。禦安堵。而宗楚率師。律不。整致。賊伺隙掩至。自襲其。驅圍無可奈何。鄭畋遣。屯驛。早不入都城。熟籌。善後。坐使長安。萬戶流血。成川。雖有傳檄。勢安足。抵其過乎。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譁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即茱萸灣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唐奪監軍之惡稔矣其
中亦有忠義奮發如楊
復光者而周爰輩以方鎮
大臣甘心臣賊雖中道坎
心其視東都留守滿上金
盃寧塵迎福相去豈容
一節乎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
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
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爰降之。嘗以夜晏急召監軍楊復
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
已如此。義不圖全。自詣之。酒酣。爰言及本朝。復光泣下。
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
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爰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
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牙軍
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首暉。皆許州人。王建。字光胤。舞陽人。

韓建。字佐時。長社人。張道。李師泰。亦皆許州人。歷從。曹州人。後更名師古。等。考

日。王書八都而止。有王建將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
等七人姓名諸書無可考也。

光帥八都以擊溫。敗之。遂克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黑州。長安。皆屬晉。今在陝西。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諱閉

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

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稍賜從駕。諸軍無虛日

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士。蜀軍。客從駕。都頭。皆中

後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

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

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

以均蜀軍使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

有功邪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契丹數十戰又嘗征吐谷漢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乃自

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

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

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

于廣陵琪至江岸兵衆皆散唯一吏從琪解印劍授之

令齊請陳敬瑄且殺之日汝見陳公言郭琪渡

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流下矣陳公必據汝言懸

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旦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

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

外尤當一體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

悉為賊所屠前此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

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

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

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

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入令孜

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司戶遣人沉於

墓臨江津即玻璃江也聞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

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迎請

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徐

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

亭去徐州七里因名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璠為宿

州刺史尋殺之溥嘗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疑

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少宗勣之肅進奏曰李凝

在行毒重出履昧父相相去萬里安得誣以同謀溥侍

功亂法欲殺太子侍臣若狗其欲朝廷何以自損溥乃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

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

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以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及弟審邦字

都審知字信通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胡

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封

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

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

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州在揚州府江都

縣南江濱有城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

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

罷兵還府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計

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

因激怒其眾引軍還鳳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

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

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

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

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監鐵

轉運使驛召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崇王重榮為司馬

諸葛爽青州博康寔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

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

使

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在西安府涇原屯京西

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太定難屯渭橋

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回華。
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糶賣人為糧，以肥清論價。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駢好神

方士呂用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其黨或驕，驕與野

咬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

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于守，守一乃使駢衣婦人

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擲銅器于駢，令鏗然有

聲，又蚤以籠血灑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

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長白雲

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

玉皇以公焚修功，善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

駢于道院庭中，刻木鸞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又欲以兵

威脅諸將，請募驍勇士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飛守

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姦謀，乃

言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致不

難其誰之罪乎？迨兵柄既解，攘袂詬言，肆為悖逆，而卒顧其罪，更不容誅矣。

以修與淮南實拆果要
其軍容甚武，屢挫賊
之當時力能制賊者惟
一人，非蛙自尊心藏
而始而專兵，攘利惟恐
分其功，繼則堅壁老帥
而諸將之敗甚且托疾
表賊勢，縱賊以奔朝廷
而後三年，感地喪卒江淮

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
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纒竟，已復
引出，由是州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有阡姓，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

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于是羣盜並起。羅渾擊，句胡僧

各聚衆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官軍恐獲罪，多執

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既而峽

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繫虜以來，不知何罪。既而峽

賊韓秀昇，唐書作故涪州刺史，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三峽為

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府

後周縣，今日雲陽屬四川夔州府，縣有鹽。敬瑄乃以押

井，清井在四川敘州府長寧縣北，產鹽。牙高仁厚，史傳不詳，里系為都招討指揮使，先討阡能等，平之。

仁厚獲阡能謀者温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語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甲迎者當署背為歸順字遂縱之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眾皆真降渾擊窮而走眾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乃署降眾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渾擊已降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眾皆不應羅夫子自到眾挈其首縛阡能以獻仁厚出兵凡六日五賊皆平明年敬瑄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餘眾悉降

羣盜仁厚攻焚賊寨鑿沉其舟賊精兵盡在舟中而資糧子女則皆在寨仁厚訪知之乃揚兵江上久之不戰潛遣千人直薄賊寨火而謀之賊率舟兵救火仁厚令善泅者鑿其舟皆沉眾惶懼多潰仁厚遣兵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問狀于要路遮擊且招之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獨秀昇枕上之內惟所烹醢仁厚愀然械送行在斬之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唐縣今為江西瑞州府治入鍾傳聚蠻獠

依山為堡眾至萬人仙芝陷撫州唐置今為江西府屬江西而不能守

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注見前朝廷遂

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漢縣今為江西建昌府治入危全

諷復據之遣其弟存昌據信州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兵

圍之會城中夜起火諸將請急攻傳曰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誓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

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

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為宿州刺史漢宏怨朝廷賞薄乃

復以為浙東觀察使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將兵三萬

營于西陵注見前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

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青州人為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

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

官張溶字禹川河間人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溶

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

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溶徐諭之曰人生

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取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

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

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平將上皆改容引咎曰諫議大之言是也

敬武即發兵從溶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

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狗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

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

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

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

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皆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巢之弟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陁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傅國寶、劉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自魏

據魏博。至簡。凡二世。十二年。詔以為留後。賜名彥。魏博。以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鏐為留後。鏐。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於華州道。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於華州道。南走之路。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字化源，合肥人。為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屢遣戍。行愍過辭都將陽為好

言。問所乏。對曰：唯少公頭耳。即斬之。自稱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

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在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

章為騎將胡三省曰楊行密事如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

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賊眾

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于路官

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

崔璆克用時年二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

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日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

初陳州刺史趙犍陳州宛邱人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

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

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

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犍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

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

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犍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

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

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

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

糧生投確礮并丹食之號其處曰春磨塞已而犍求救于鄰道朱全忠救之

敗賊于鹿邑

全忠遂據亳州。鹿邑。南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以劉謙

一名知謙字德光。其先上蔡人。後家南海。為封州刺史。

初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

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胡三省曰。劉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

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予其忠于王室也。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

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

示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

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

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

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

唐時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

品秩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之。一人

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

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

邢州人。以潞州地險人勁屢募主帥

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克用遣

其弟克修字崇遠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

東三州邢洛磁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楊復光入都將之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

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楊復光既卒故晏

弘散而謀割據。

甲辰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

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

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攻恐其為亂徵為右僕

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告使奉僕射告身及監軍

使舉兵進屯涪城後撤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

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克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于李克用克用

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鐔兄弟與

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

徐克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

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

收餘衆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

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

逼大梁。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至

滿渡。胡三省注：汴河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

遂潰，尚讓帥其眾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邱。

又破之，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

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獲

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南，就

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

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

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

床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拔弓而起。須臾

烟火回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親兵薛志勤扶克用

隨電光，絕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殪之。克用還軍中。用

克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告以盡亡。劉氏神色不動，立

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

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遽舉兵相攻，則

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後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

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

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

用乃歸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游出

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韓嗣昭、張嗣本、

李嗣恩、張存信、孫有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

李氏。所謂義兒也。李嗣源即後唐明宗。始見此韓嗣

昭、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張嗣本，鴈門人。駱嗣恩，吐谷渾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三 唐僖宗皇帝

部人。張存信回鶻。張政子。孫存進。振武人。王存賢。本各賢。許州人。安存。孝。本名敬思。代州飛狐人。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高仁厚至德陽。此唐所置德陽縣也。今屬綿州。漢故縣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楊

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厚

陳于關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還。遂進圍梓州。

東川節度所治。久之不下。仁厚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諭降。

及是鄭君雄大呼于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

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

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尚讓敗黃巢于瑕邱。注見前。賊黨斬巢以降。

尚讓追黃巢于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其

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天平節度使朱瑄。新舊書五代史俱作朱宣。宋州下邑人。徐無黨曰。俗以宣為瑾。兄于各加玉。非也。今從通鑑作瑄。擊秦宗權敗之。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瑄先為

將署濮州刺史。留後曹存寔戰死。瑄守鄆州有功。拜節度使。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

寇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瑄。瑄遣瑾

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馮智舒曰。在徐州。而縣即古互鄉。全忠德之。

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

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肉逆。

李曲直本不待辨且克
用既不乞師于朝復知稟
命于上即因而下詔諱責
全忠暴其賊害有功之罪
于衣不實不正乃黑白不
分一意依違和解卒之獨
竅無方國威益替遊藩跋
扈且就陵夷則姑息之貽
禍更烈亦可觀矣

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皆戮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李克用之還晉陽也大治兵甲奉表自陳爲朱全忠所
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
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
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
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
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
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
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爲二潞

爲一鎮邢洛
磁爲一鎮

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爲京兆尹招

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爲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皆暉李師泰各帥其

衆與之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王

建與張造皆暉李師泰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爲

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

車駕發成都

王緒陷汀漳二州皆唐置今俱福建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

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

州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

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冕存擊破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德節度使王鎔寇李克用之疆

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

李全忠范陽人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漢縣今屬正定府盧龍

將劉仁恭深州人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

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蒙羊皮襲盧龍軍

復取易州

夏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

為留後

秦宗權遣將孫儒河南人陷東都

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

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雜犬。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手并足致

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

攷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唐置屬廣

府瓊州司戶尋賜死。

八月以趙犍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

甚弱刺史趙犍自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犍為蔡

州節度使犍德朱全忠之援凡所譟發無不立至

土緒前鋒將擒緒奉土潮為將軍。

王緒至潭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犯

者斬唯王潮兄弟挾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

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令也潮等曰人皆

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

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

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有望氣者謂緒曰

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畧及氣質魁岸者

皆殺之眾皆自危行至南安隋縣今屬福建泉州府潮說其前鋒

將伏壯士篋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

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唐縣今屬福建延平府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

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既而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畧。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邠州人。李昌符。昌言弟。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

先是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安邑。解縣。兩池。舊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從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泰寧節度使。方鎮表。昭宗乾寧四年。始賜號。沂海節度使為泰寧重。此云泰寧。蓋史臣追叙之文也。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李昌言卒。表以昌符為節度使。以抗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

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昌符亦陰附于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白。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明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論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于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三 唐僖宗皇帝 元

戰。攻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丙午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即漢陳倉。唐改名。陳倉注見前。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人。宰相胡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字羣懿。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字化文。孫等數人繼至。太廟

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蒲晉之疆。更與之合。蕭遘召玫。亟迎車駕。攻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請宰相宣詔。蕭遘裝散以合

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史趣百官赴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辦裝數。相而行。緯拂衣而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

朱玫。

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

注見前。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于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挾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

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比明。車駕纔入散關。御袍賜建。以其有淚痕故也。

致至。攻不能克。嗣襄王焜。肅宗元孫。以疾留遵塗驛。唐書焜本傳驛在石鼻。石鼻城在寶雞縣東。為致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符。復表請誅田令孜。

三月。帝至興元。十一日。發。以建寧正。日。前。驛。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歸朱致。鳳翔百官蕭邁等。罪

狀田令孜及其黨輩。昭度。字正己。京北人。因供奉僧諱。敵結宦官得同平章事。誅之。詔加正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繼

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

三泉。唐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遙領壁州。唐置。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是刺史

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一上之在寶雞也。孔緯度朱致必反。請速幸梁州。翌日。車

駕已發。而致兵至。微緯言。幾殆。及是。以緯與杜讓能俱

同平章事。讓能從上。在險難中。未嘗暫去左右。上勞之

曰。古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世蒙國恩。陛

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

夏四月。朱致奉襄王焜。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字

案餘慶從孫。同平章事。

朱致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邁曰。主

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十減

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攻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于閭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遣曰。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遣不敢聞。會攻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主。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熈。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熈還京師。使遣為冊文。遣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攻以昌圖為太

子太保。遣稱疾辭。其弟遠為永樂令。往從之。

永樂唐縣。宋省。故城在今山西蒲州永濟縣。

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力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朱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收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于其黨鄭杞。杞曰。寧

駢本恃小大怨望不已。浸成跋扈。豈勸進朱玫而逆蹟更顯者。宋用之結亦遂尤而效之。不旋踵而變。起肘腋傾覆身家。殆天道之巧於示報歟。

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

曹州人。本姓嘗為楊復光養子。冒姓楊氏。

與王重榮

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昌符怒

更通表與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州。

置。明為縣。今屬陝西漢中府。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

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

榮同被黃巢相親。意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重榮

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

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煜遣使者至

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君為藩鎮所推。今已受

册。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蔚川人。因說曰。鑿輿播遷。天下

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煜。無以自前。洗克用從

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以扈蹕都將

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

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

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

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

即後魏武興郡。注見前。詔神策都將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胡三省曰。李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拒之。茂貞始此。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初。江西將閔勗唐書作頊。戍安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自為

留後詔以為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朗州本

漁師高駢在荆南權領蠻軍 岷溪武陵地 人周岳據衡州

從駢廣陵逃歸聚衆據州 岳嘗與滿鬪欲殺之及聞滿

已得志遂陷衡州遂刺史 石門隋縣今屬澧州 蠻向環據澧

州集夷獠數千 詔皆授為刺史至是岳發兵攻潭州岳

攻昭州城 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岳岳攻拔州城擒皓

殺之詔更欽化軍曰武安以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煜稱帝改元改元建貞遙尊上

為太上元身聖帝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

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

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已而詔以昌為浙東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專

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

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

曹斬攻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

兵還長安攻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

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

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許為奉迎執煜殺之百官死

者始半而煜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骸百官畢賀

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

素服不舉余煜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骸

稱賀之禮請俟朱攻首至而行之從之。殷盈孫伯之孫。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字銳

州人戍蔡州拒黃巢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隸軍中以材勇聞

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進

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字國維濮州濮縣人本名言後賜名據懷

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胡三省曰馬殷始見此。

天平牙將宋瑄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瑄將襲兗州乃求昏于克讓而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

干赴之親迎之女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

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神策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

定節度使時以洋州為武定節鎮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媼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

之免者什七八胡寅曰蕭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

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事有

車駕至鳳翔

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乃以宮室

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胡寅以蕭遘之罪與裴鄭身相襄王者有問曾不思身為輔臣前不死難後不死節觀顏甘受偽命尚欲以辭疾自文律以春秋之義善誅復何辭哉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廩給軍中皆怨而後樓

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怨望

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兵亦叛

一寶奔常州浩迎度支催勸使薛朗入為留後

高駘聞寶以蓋粉寶怒敗于地曰若有呂用之在難方作毋謂我已而錢鏐迎寶至杭州寶尋卒鏐遂取常潤擒薛朗以歸殺之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

往周庠許州人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

材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

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入

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

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訟嘉陵江

西漢水源出秦州略冢山逕階州寧羌又南而下襲閬

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

部將張處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禁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張處裕其母諫皆許州人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

亡走師鐸執高駘而幽之

高駘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之

有隙疑懼不自安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

鐸以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于用之乃夜與百騎

襲漢章

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與鎮遏使張神劔淮南人名雄善用劔故謂之神劔割臂瀝酒飲之推師鐸為

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亦用之

意神劔請留高郵師鐸漢章以兵前至廣陵城中驚擾

白駢駢登閣聞喧譟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詔之用之徐對曰已隨宜區處倘或不已止煩元女一

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妾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用之慚懼而退師鐸以廣陵城

堅兵多遣其屬孫約詣宣州乞師于觀察使秦彥且許

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

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

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

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

逆黨不多諸門尙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

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浸艱

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

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

口僕射歸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能

區埋故順眾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

射宜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

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

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

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若亟止

秦司空彼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

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

也求之既不復見既而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

其親黨十餘人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患兵少，以朱珍徐州豐人為淄

州唐置，今濟南府淄川縣是刺史，募兵于東道。珍至淄青，旬日得萬

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

矣。時蔡兵數萬，還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

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

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宗權自引精兵會之。

全忠求救于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

時全忠已併義成軍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蔡

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

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許為高駢謀，署廬州刺史。

楊行密行軍司馬遣兵八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

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

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

張神劍皆以其眾歸之。將神劍求貨于師鐸，不得，故怒而歸行密。會秦彥將

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抵廣

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已而

秦彥悉出城中兵，使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

袤數里，行密積金帛糧米于一寨，伏兵其傍。自將衝陳

兵始交，行密陽敗，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本姓胡，楊復恭養子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

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李茂貞討之。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牙將常行儒作亂。攻重榮。殺之。制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執行儒殺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于澤州。與之收合。餘

眾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于河東李克用。表

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游經寇亂。

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入給

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

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

選壯者教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

觀。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

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

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

馬與條。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

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衣物。民間言。張公不

喜聲。伎兒之未嘗笑。獨見在麥。良。則笑耳。有田荒。穢

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其鄰里。責使助之。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

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已。攻之無名。乃

義下是時能以撫流散
勸農桑為務在在可中可
云鍾錫傑出者特其人朝
晉岩梁依草附木雖有善
政無神國用真田舍一火
又何足稱之有

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字通美濮州鄆城人葛從周

曹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郟兵戰于劉橋在曹州府范縣西南殺

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宋珍尋拔濮州進攻郟州朱瑄

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珍走瑄復取曹州遣其將詐降于珍珍引兵赴之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初李克用素薄濬之為人及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

公好虛談而無實用朝廷採其虛名而用之異日交亂

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秦彥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羅駢

為厭勝外圍益急慙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錫

好同坎瘞之揚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如駢之在城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戰手大罵曰

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是卒

言如其

冬十月揚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結土也為餅食之

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

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鬪而

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

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

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

以孫儒為副張佖長安人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

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合

未幾宗權召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

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于全忠分

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揚州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屠之

張神劍逃歸揚州行密殺之而庇其衆秦彥畢師鐸師漢章等為孫儒所殺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威化節度使

自以先進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不平

全忠以書假道于溥溥不許徐汴始構怨全忠多疑

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

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谷之敬翔字

王建攻成都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豐州畏之數遣使

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已謀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

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

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本妾

人宗弼本魏弘宗侃本田師宗弁本鹿俱西至鹿頭關

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

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

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千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軍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斬呂用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腰斬之怨家劊割立盡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植棺而釘之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下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戊申

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兵擊擒之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朱全忠之兼淮南節度也使其將張延範本優人致朝命

于行密以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留後延範至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延範密使人白全忠宜白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延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為留後時李璠為時溥所襲不得至廣陵

帝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字德季知貴鄉人

留後事。

彥禎驕泰不法。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已。從訓逃出。彥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為僧。眾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既而弘信殺彥禎。及從訓。詔以弘信為魏博留後。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初。罕之與全義割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殺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奴心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

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眾攻降絳州。進攻晉州。全

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罕之踰垣走。全義盡

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于李克

川。已而克川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以丁會壽春

為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援已。盡心附之。

罕之據澤州。日事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已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

立壽王傑懿宗弟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為昭宗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

下就見之。上崩，遣制太弟即位，更名敏。後復更名騁。太弟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既踐祚，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中外忻忻焉。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行

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襲

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錙新得宣州，恬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早禮厚幣，諒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

采石濟江，使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

錙必矣。行密從之。孫端，和州刺史。張雄，潤州漣水人，先據蘄州。後屯上元。趙錙，秦彥赴揚州時，補為宣歙觀

察使，銅官山名，在池州府南陵縣西。元和志：作利國山。

以郭禹本成，沛青州人。為荆南留後。

禹初為荆南節度使，陳儒江陵人。牙將會荆南叛將張瓌

滑州人。襲江陵，逐儒而代之。特雷滿屢攻掠荆南，儒以瓌

兵攻。欲殺禹，禹亡走，襲歸州據之。既而秦宗權遣兵攻

江陵，久之。凡二年，死。城陷，瓌死。至是，禹擊荆南，守將王

建肇棄城走，朝廷以禹為留後。荆南荒亂之餘，民版無幾，禹撫集彫殘，通商務

農，未再募，自古者萬餘戶。時鎮國節度使韓建勸課農

桑，亦以治顯。人謂之北韓南郭。其後詔以禹為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洵。

五月，宋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

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

寨以環之。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欲罷兵

周庠某毋諫以為不可請據邛州為根本建曰吾在軍

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

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

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

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

王從幸蜀徒行疲乏心銜之及即位使人監西川軍令改不奉詔上方憤滿

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

欲以威制強藩昭宗時
尚屬有志振作顧以兩川
重鎮委任不得其人安整
其前緩靖乎矧王建潛萌
異志而昭度庸鄙不足與
之抗衡無怪西蜀之漸為
割也

詔真尋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削敬

瑄官爵

冬十月葬靖陵在陝西乾

州東北史臣曰懿信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

昭宗皇帝

龍紀元年春二月秦宗權伏誅

先是蔡將申叢執宗權以降朱全忠檻送京師至是伏

誅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于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

祭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遂斬子

二月進朱全忠爵為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洛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洛方立遣大將馬漑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為用慙懼飲藥死弟遷素得士心眾舉為留後求援于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虔裕琅琊人將精兵赴之。

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先是行密自糝潭鎮名在廬州府無為州南濱江濟江孫端張雄為趙

鐸所敗鐸將蘇塘將兵屯曷山亦名四合山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南行密

擊之塘大敗行密遂圍宣州至是城中食盡人相嚼指

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鐸鐸將奔廣陵田頔字德行合肥人追

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

帛徐溫字敦美海州人獨據米斛為強以食餓者胡三省曰徐溫始見

此鏗將周本宿松人勇冠軍中行密以為裨將鏗之敗也

左右皆散惟李德誠西華人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詔以

行密為觀察使朱全忠與鏗有舊遣使求之哀讓勸行

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先是全忠遣兵攻徐州大破其兵宿州降至是全忠復

遣朱珍拔蕭縣據之時溥與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

命諸軍皆背馬廐李唐賓陝州人部將嚴郊獨倚慢軍吏

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怒斬唐賓白全忠云唐賓謀

叛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

後白之全忠果大驚為因爲畫策收唐賓妻子繫獄遣
騎往慰撫軍中始安七月全忠至珍出迎執而誅之進
擊時溥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

軍中推其子師範爲留後

十月帝祀園丘

上將祀園丘故事中尉樞密皆祿陰桂反衣衫侍從僖

宗之世已具襴袍下施橫幅緋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

服謂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

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

是宦者始服劔佩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揚

意不平故事多謀于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與大中故事
抑官者權復恭帝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
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
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是前殿
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
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
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成軍使守
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爲亂謂復恭曰朕欲
得守立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簡使掌六軍
管鑰不者年羅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詔曰臺吏
中請班見百僚孔緯角不集順簡不悅他日詔徵及之
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于政
事堂班見百僚于意安乎順簡不敢復言天武都頭
田正夜募新軍爲五十四都天武其一也判不集謂判
臺中不使集百官

